

新 演 义 小 说 系 列

新侠客传

上海辞书出版社
杨雪帆 黎晗 麦冬 著

贞元年间的 隐秘镜子



新 演 义 小 说 系 列

新侠客传

上海辞书出版社
杨雪帆 黎晗 麦冬 著

贞元年间的 隐秘镜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侠客传·贞元年间的隐秘镜子/杨雪帆,黎晗,康桥
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5

ISBN 7-5326-1548-0

I. ①新...②贞... II. ①杨...②黎...③康...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
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717 号

新侠客传·贞元年间的隐秘镜子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1 字数 150 000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7-5326-1548-0/I·53

定价: 14.00 元

编者的话

新演义小说系列是一套探索性的文学读物。最初是从杨静南先生的一篇小说《杜嫩的可疑生活》中受到启发的,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明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人物、背景为基础,从现代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杜十娘在跟随李甲之后,多种可能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以及由这些可能性中产生的焦虑和思考,而这些焦虑和思考也是现代人的焦虑和思考。作者用现代小说结构模式来解构这个故事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这样新颖、有创造性的写法在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中早有体现,依托古代故事,在故事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双重翻新。实际上,就是要超越原来的故事,让旧故事生长在现代生活的土壤之中,让其中某些有意义的东西能够鲜活地存在下去。这也是这套新演义小说系列创作出版的缘由。新演义小说系列包括四册:《新侠客传·贞元年间的隐秘镜子》,《新列女传·杜嫩的可疑生活》,《新儒林传·在明朝读书》,《另类成语·呼唤龙》。

在《新侠客传》中,作者用现代小说模式重写了聂隐娘、荆轲、欧阳春、要离几个历史的或者小说中的侠客的故事,试图以反武侠的立场彻底颠覆传统侠义小说对于动作本身的追求,而代之以一种形而上的文化反思,从而找到进入真正的侠义世界的神秘通道;在《新列女传》中,通过对关于杜十娘、薛涛、花魁娘子王美、褒姒的四个故事的重新解读和叙写,不仅直接指刺现实生活,更指向人性的幽微;《新儒林传》选择了《儒

林外史》中的两个人物，范进和周进，作者突破了原来小说的框架，写的是范进中举之前和周进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的生活，这本书还写了一个儒生宁采臣，通过对三个知识分子的深刻描画来反映他们在各自的迷宫中作令人黯然神伤的困兽犹斗；而《另类成语》则颠覆了叶公好龙、守株待兔、一叶遮目这些成语的本意，在奇趣而浪漫、热情而魔幻的原创故事中，对“文明冲突”、“专制迷途”、“人性荒诞”等严肃的命题进行了深刻思考。

这套书的写作得力于一群新锐小说家，他们是：杨雪帆、黎晗、杨静南、麦冬、张旗、康桥。在世事纷扰之下，写作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边缘”生活，但他们依旧执着于此。这些年，他们在一些权威的文学媒体发表小说、出版文集，并且为一些重要报纸杂志的专栏撰稿。在偶然的情境中，他们六人结成松散的集体，被称为“可能六人”。在这个群体中，他们相互审视，相互批判，相互砥砺，文学就是他们当下的生活。

在这套书的写作上，我们关注的是从古代故事那里出发来反思现代生活；我们要求小说从内容和形式进行全面翻新。由于作品出自六位作家之手，每篇小说的叙述手段与文字风格并不统一，而形式的多样化与思考的多向度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出于小说创作的需要，作者有时候忽略历史细节，甚至杜撰一些人和事物，有意模糊历史与现代的时间界限，在这套书中都是被允许的。

无论如何，这套书经过辛苦的写作与编排，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一段文字，一种作品一旦形成，就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书已经给出了思考和阅读的多重可能。如果读者因之而获得审美和审智的种种愉悦，正好就是作者和编者共同的良好祝愿。

目 录

贞元年间的隐秘镜子	杨雪帆 1
帝国和匕首的指向	杨雪帆 109
皇家侍卫	黎 晗 129
去楚国杀一个人	麦 冬 171

贞元年间的隐秘镜子

〈杨雪帆〉

题记：本篇以唐代传奇《聂隐娘》为写作底本。

—

马捕快出事那天，聂隐娘和平常一样，在将军府一个带香味的房间里醒来。当时正值晌午。笳角准时在附近的军营中吹响，将军夫人准时打了个哈欠，闩上门窗去睡午觉，聂隐娘准时睁开双眼。正午就是她的早晨。她踢开绣花锦被，赤裸着在宽大的床榻上翻了个身子。房间里有些幽暗，新挂起的几重帷幔把窗牖的缝隙中透进来的一道光线完全挡住。她讨厌这个房间，因为它和魏州城其他府邸的其他房间没什么两样，总是被保护和隔离起来。房间外面有两个刁蛮的婢女，像看守囚犯一样盯着她，照料她的一举一动，并把所有细枝末节一一禀报夫人。大厅门口有一只凶残的孟海犬，随时恭候着莽撞的闯入者。西院入口有两名护卫，中庭有四名护卫，前门有八名护卫和另一只凶残的孟海犬，四周是丈余高的围墙。生活憋闷得像一只匣子。

聂隐娘相信，在这些有钱人的邸宅里，灵魂会慢慢枯死。她仰视着

房梁上贴着的一小块黄绸布,那是用来驱邪的符篆。这种畏惧死神的心理,是普天下望族豪门共同的毛病。死神逼得他们凡事都要讲究,无论是饮食、住宅还是用具,无论是刮进前院的雨水,还是误入后院的风,都要小心防范。他们为所有不幸下错地方的雨和走错门的风感到不安,哪怕那是死的雨水,死的风。

“总有一天,蚂蚁会啃了他们的房子。”聂隐娘心想。

她打了个喷嚏。房间里一点也不冷。已经是三月,天气正一天天变得暖和。回到将军府的第一天,她就发现这儿的空气是有害的,她抽了抽有些发痒的鼻子。房间里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马臊味。她从这种气体中判断出窗外不是个晴天。将军府的主要卧室每天都要焚烧名贵的香料,香气被墙壁和木器吸收,日久年深混合成一种怪味。晴天的房间散发出烂苹果的气味,雨天的房间散发出猫尿的气味,天气不好也不坏时,房间里飘动的是淡淡的马粪臭。

婢女尚未过来敲门。院子里静悄悄的。和平常一样,她们兴许正躲在走廊的另一头叽叽喳喳地咬耳朵,说些伤天害理的话。聂隐娘知道,两个婢女最想做的事情,并不是伺候主子,而是到人头攒动的菜市口去买胭脂水粉,她们打心眼里喜欢被人调戏,被人非礼。回到将军府的第一天,她就觉得这种生活叫人害怕,她怀疑自己是否如此活过。婢女们像影子一样跟着她,服侍她穿戴更衣,上妆卸妆,为她打盥洗水,帮她洗脚丫子,陪她上臭哄哄的溷厕,好像她们可以帮她屙屎。她说什么都有人答应着,干什么都有人伺候。哪怕她随地吐了一口痰,都有人去研究它的色泽、气味、黏度、质量、类别。婢女们有事没事总在她身边折磨她。有一阵子,她觉得自己给弄丢了,她被她们摆布着,仿佛她们是她的主子,而她不过是傀儡戏中的戏子。富贵人家的生活太乏味了,简直是一

潭死水，一种罪孽——这话是六指师父说的。师父说的对，做个将军的女儿，每天醒来就得置身于腐化堕落之中，就得在头上插满珍珠翡翠，就得在精美的屏风内穿着绫罗绸缎，就得呼吸香炉里烧着的名贵薰香，就得遵从家法闺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得锁在内阁闺房中，顾影自怜，习礼明诗。

敲门声响了三下。聂隐娘翻了个身子，把脸埋进麻布枕头，谛听着窗外清晰而又有点儿藐远的鸟鸣。这是春天，鸟儿不得不啁啾。昨天晚上，她的耳朵休息得很好，鼻子也一样，她嗅着枕头里好闻的干草气味，感到肺部的田亩里开出了带露的百合。

敲门声又响了。声音响亮而粗野。聂隐娘俯身从榻下抓起一只鞋子，使劲打在屏风上。要是默不作声，婢女们会一直敲它四百下。她骂了句粗话，撩开罗纱帐，赤脚下了床榻。一尺二寸长的犀牛皮枕头在榻前的木地板上寂寞地躺着。上床之前，她总是瞒着夫人把枕头换掉。她穿戴好日常素服，青鞋布袜，把麻布枕夹在腋下，从屏风里找出青铜钥匙。床榻左侧的墙上有一幅古代嬖人画，画下方是一整排柜子和箱笼。聂隐娘打开角落里那口大木箱，把枕头藏了进去。在盖上盖子之前，她翻了翻里面的东西，那都是她从山中带回来的。她上了锁，把钥匙放回屏风里面。屏风上画着两只孔雀。

“小姐，膳房送鲜果来了。”婢女在门外喊。

聂隐娘没有答理。她穿过分隔房间的那几重布幔，去打开朝着后花园的那扇窗。窗子的插销有点变形。她用手推了推，观察了一下插销卡死的地方。五年了，问题还在那里。

她使上劲，把插销拔了下来，推开窗页。

正午的将军府一片静穆。花木在稀薄的阳光下假寐，肥胖的芭蕉叶

下有只午睡的狸猫，假山上晒着长了绿霉的衣甲。一切都没变，将军府还是将军府，她讨厌的牡丹花依然在那儿，花藤架和从前一样存在着。

她郁郁不乐地走出自己的房间。房门上挂着一道木帘。婢女绿袖站在木帘外。

“水已经打好了，小姐。”绿袖说。

聂隐娘朝矮几上的木盆望了一眼，一边往外面走，一边说：“把水端到井边去吧。”

孟海犬正在走廊里撒尿，见主人出来，赶紧把那条已经抬起的腿放下。这凶悍的畜生永远不睡午觉，它咻咻地喘着气，老是狂暴地挠着墙壁。一条结实的绳子把它拴在圆柱上。走廊另一端，婢女红袖坐在竹编的大篮子里打瞌睡，一卷纸书从她手中滑落到地上。只要一有空闲，红袖就躲进竹篮，埋头读旧小说，那是一种满纸别字的禁书，写的全是青楼生活，读者大多是嫖客和有窥淫癖的男女，不知红袖从哪儿弄来。

“我有多少天没给老爷夫人请安了？”

走下台阶的时候，聂隐娘想起了母亲和家法的第九条。

“一百三十六天。”绿袖回答说。“夫人有点儿不高兴，老爷一大早就接到急令，骑马去了节度使府。”

聂隐娘停下脚步，问道：“出什么事了？”

“州衙捕盗房的马捕快被人杀了。”绿袖端着一只画有鸟兽的木盘，在她身后说，“更夫在衙后街最后一个拐角处看见他垂头坐在地上，脑袋被打扁了。”

屋顶上飘下一片黄叶子。聂隐娘伸出左手，让叶子落进她的掌中。她端详着形状如丹凤眼一般的叶子，自言自语地说：“死神恐怕是个瞎子。”

水井在后院的甘露亭中。井口很宽，自从镜子长出老人斑，夫人就松了口，不再反对聂隐娘和内宅的婢女们来井边梳洗。春天的井水有一种忧郁的蓝色调，水位离井口不足三尺。没有镜子的十八天，聂府的小姐丫鬟们天天以井作镜，几乎把镜子给忘了。三月的水面光洁明亮，像一面最好的镜子，把红颜与白发悉数反映出来。

聂隐娘在甘露亭的木凳上坐下，绿袖站在她身边，手里托着盘子，盘子里装着象牙梳子和其他梳洗用具。突然，绿袖俯下身来，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王干娘来了。”

王干娘有一双小脚。聂隐娘十岁的时候，将军夫人有一回抱怨说：隐娘的脚已长得比干娘的还大。虽然满头白发，但王干娘的脚还是一双小姑娘的脚。将军夫人说，这双小脚本该写入官方的《闺训》，供天下女子仿效。聂隐娘从未见过这双脚，因为王干娘这辈子从未洗过脚，这双脚裹在长长的裹脚布里，比三寸金莲还小得多。这使她走路来摇摇摆摆，旁边的人为她捏了一把汗，生怕一阵风把她刮倒。

王干娘迈着细碎的脚步走近甘露亭时，聂隐娘已小坐了好一会。她起身走到井边，往井里探了探头。水面上有一张清新的面孔向上望着她。这使她想起山中的那些岁月，她和两位师姐在水边淘气地玩着光与影的游戏。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她的镜子是一个湖泊，那是一面会说话的镜子，也许，那是世上最大的镜子。

水中出现了另一张面影。绿袖的面影。这个将军府的使唤丫鬟是个美人胚子，她的脸蛋很好看，美中不足的是她的左脸比右脸大。她朝水中的自己笑了一笑。聂隐娘觉得，绿袖笑得有些妖气，痴蠢的男人们大概会为此去投井。聂隐娘有些泄气，这么好看的笑容竟是别人的，她后退一步，把空间让了出来。绿袖正在从井中打水。

“水有时候是很伤人的，小姐。”

王干娘背倚着亭子的立柱，喘了一口粗气说，“到了我这把年纪，你就会懂了。”

水十分沁凉，水中果然藏着春天残余的寒意。聂隐娘的手指真切地感觉到了，她熟悉这种寒意。

“不碍事的，干娘。”聂隐娘说，她的手在木盆里拨弄着。“今天是我娘去看球的日子吧。”

“夫人一整天都在闹头疼。”王干娘打了个响嗝，直到噎在喉咙的那个气团落入腹腔，她才缓过劲来。“夫人不闹头疼，看球的事也没门儿。”她像平常那样打开了滔滔不绝的话匣子，“夫人从小喜欢这个游戏，什么弹琴、弈棋、牙牌、斗鸡，她正眼不瞧一下，惟独喜欢赶球场。寒食时节，玩球的人最多，每天有好几场球，春日里每天至少也有一场。夫人在球场的观球楼上包了一个位子，有时就在楼上宴请宾客。她最爱看的是三人角踢。今天气温适中，凉爽多云，是个踢球的好天气，可球场上不会有人蹴鞠。官府一大早就下了戒严令，全城禁止游乐，球场不许开门。”

聂隐娘扭过头来。

“魏州出大事了。”王干娘舍不得把她那又高又尖的嗓音压下来，“街上全是衙役，守城的大兵把城门看死了，到处鸡飞狗跳，像在闹地动。”

聂隐娘哼了一声，把木盆里用过的水倒掉，轻描淡写地说：“衙门这么张扬，倒是件新鲜事。”

王干娘一愣，半晌才不安地说：“人命关天，不大张旗鼓，那刺客能逮得住吗？”她的嗓门忽高忽低，生怕别人听见，又生怕别人听不见。“再说了，衙门有衙门的规矩，要是不拿出这种折腾劲儿，刺客还以为衙门里的人都是吃素的。”

聂隐娘看着空木盆，头也不抬地说：“去年冬天，旧护城河左岸那家染坊被人纵火，烧死一家七口，球场照样开门，进出城门也不见有人搜查。官府像没事儿一般，火灭了老半天，那些衙役还没赶到。”

“这回死的不是普通百姓。”王干娘辩解说，“马捕快是魏州的一个铁腕人物，他是衙门里的人，跟染坊的工匠有内外之别。”

“马捕快给大唐江山留下的一样是粪便。”聂隐娘心平气和地反驳道，“说白了，染工是下等人，他们的命不值钱。”

王干娘收起脸上的笑容。她琢磨着：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不法茶坊里那些刁民讲的。

起风了，更多的叶子从橡树和榆树上飘下。一只害了狂躁症的无名飞虫窜进亭子，在坚硬的木柱上把自己撞死。隔着大片屋宇，正午的街市那边传来了卖草席的喊声。这是春天，后花园围墙外的小贩不得不叫唤。

“这个该死的闰年。”王干娘抱怨说，“从正月起，衙门里已经死了三个人，全都是暴卒。我记得路政官出事那天是正月十五，全城大放爆竹，城东和城北的两匠人不知结下什么梁子，彼此放爆竹示威，都想把对方的声势压下去。结果魏州城的爆竹一夜间全售光了，鞭炮声一直响到四更。路政官住在城东与城北的交接地段，被吵得无法睡觉，就出门看个究竟，不幸横尸街头。有人打晕了他，用大捆鞭炮绑在他身上，把他变成活火把。可怜的人儿，二十几岁便去见了阎王。”

“城东与城北的交接地带，是萧十九的地盘。”聂隐娘说，“前几天，我还看见他在我爹的书房里坐着。”

“萧十九是萧家的老二，他的兄长长安城里当大官，魏州府惹不起他。”王干娘唏嘘了一番，两眼木呆呆地盯着地上的飞虫，感叹说，“死亡

的形式多种多样，衙门里管地皮的白头翁被人抹了脖子，那是在二月，他死得还算体面，只少了一个脑袋。”

“街上的人讲，白头翁死有余辜。”绿袖在旁边听着，突然插嘴道，“这个人是个大贪吏，心肠毒辣，霸占别人家的妻女、土地、钱庄、房宅，两只手都沾满了血。”

“你懂个屁。”王干娘变了脸，对绿袖训斥道，“一个丫头片子，也敢对衙门里面的事说三道四，当心夫人把你的小舌根儿剪了。”

王干娘是将军夫人的乳娘，掌管着聂府上下几十个仆人和婢女。奴婢们都很怕她。

“这种话连一个字也不该从聂家人的嘴巴里蹦出来。”王干娘瞅着聂隐娘的后脑勺，在她身后不紧不慢地说，“白头翁是咱们聂府的常客，他的头发很奇怪，下半截黑，上半截白。我听老爷讲过二月十五日晚上白头翁被杀时的样子。以后每回一下雪，我就忍不住打悚。”

聂隐娘把脸扭向另一边，盯着走廊的砖墙，淡淡地说：“死总是冷酷的。”

“比死更冷酷的是那根纺锤。”王干娘盯着木盆里小主人的手，十六年前她随夫人嫁入聂家的时候，夫人的手就是这般模样，两者何其相似。“也不知是哪只手握着它，对马捕快下了毒手。”

聂隐娘在干布上擦了擦手，半侧过身子，有些困惑地望着王干娘。

王干娘说，出事时正是拂晓，街上有雾，马捕快骑着快马从衙门里出来，在衙后街最后一个拐弯处，死神突然向他袭来。死神操着一根纺锤，也可能是旧洗衣槌。

“脑袋砸扁了。”王干娘接着说，“死时的姿势是当街坐着。夫人猜测说，他挨了一记闷棍后并没有马上死，所以他坐了起来，到死也没有倒

下。那匹马还在往前跑，在半里外才停住。”

聂隐娘梳洗完毕，坐回到木凳上。她解开被枕头压坏的发髻。王干娘踮着小脚走上前去，用象牙梳子帮她仔细梳理长发。

“马捕快不是一块豆腐。”聂隐娘显得迷惑不解，“按说凭他的身手，一把纺锤伤不了他。”

“老爷不是常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王干娘叹了口气，“刺客准是躲在拐角的另一边。马速一定很快。那把纺锤从另一个方向猛然出现，换了别人，也是躲不开的。”

“按说他是躲得开的。”聂隐娘喃喃自语。

“莫不是给人下了迷药。”绿袖轻声说道，看了王干娘一眼。“街上的人讲，马捕快是从怡红院出来，要回衙门的。怡红院里他有个相好的。”

“你这是听哪门子的人说的呀。”王干娘骂道，“死丫鬟，就喜欢乱嚼舌头，改天我找个爱唠叨的穗州佬把你卖了。”她缓和了一下语气，对聂隐娘说，“成功的男人，谁没有一两桩风流瓜葛。”

“马捕快年庚多少？”聂隐娘问道。

“好像刚过三旬。”

“像样的捕快，到这年龄便可以死了。”

王干娘低着头，一边把聂隐娘的头发盘起来，一边絮絮叨叨地说：“马捕快天生是当捕快的料，不管黑道白道，都要给他三分面子。夫人说，他成功的秘密在于他有一对大耳朵，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可这回，鬼迷了他的心窍，他偏偏没有听见纺锤飞来时的致命的声响。夫人说，上面打算委任他做魏博总捕头，官函昨天刚到节度使大人手里，今天他却丢掉了性命。”

聂隐娘颌首不语，没有再说一个字。

“每当月圆之夜，总会出点什么事。”王干娘把梳子放回盘子里，又说，“今天是三月十五日，夫人让我过来陪着小姐。”她为聂隐娘绾好头发，在她髻上横插了一根银钗，交代绿袖说，“你们好生照顾小姐，一步也不要走远，要是出了什么差池，下半辈子你们都给我住在这口井里。”

二

阳光透过杏树的枝叶，像刀一样砍在地上。磨镜人袖着双手，仔细观察着一只黑蚂蚁。午后的旧护城河左岸并不太平。收保护费的斧子帮弟子在砸一家食肆。马行的伙计在敲打一根歪倒的马桩。桥头有个卖刀的在表演刀术，当阳光射出云端的那一刻，他突然出手，把一只飞过头顶的野鸡砍成肉泥。磨镜人离桥头只有几丈，他低着头，压根儿没往那边看上一眼。他的目光随着黑蚂蚁迟疑地走进了地上的那块光斑。光斑里有一只干蚂蚁。他屏住呼吸，等待着生者与死者在阳光中相会，就在这时，阳光从地面上消失了。

磨镜人懊恼地抬头望了望天空。大片云层正朝着魏州城移动。旧护城河上有风。磨镜人很不喜欢这种阴晴不定的日子。倒不是因为这种日子有斧子帮的手斧，有鸟粪，有血，有棺材板从河水上漂过。对于旧护城河左岸那些依然活着的人来说，这些东西早已司空见惯。让磨镜人感到害怕的是：沉闷的天气使人脸色晦暗。如此一来，在他磨好的镜子里，就看不到健康的脸色。他会觉得他的镜子磨得不够光洁明亮。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

在雨季和漫长的冬天里，磨镜铺的门总是关着，磨镜人厌恶这样的季节，和他厌恶夜晚一样。夜晚的镜子看不见美丽的面孔和面孔上的微

笑。老磨镜人说过,镜子是件活物,一个磨镜人应该让一面好镜子看到那些活着的生动的五官,而不是一张张发霉或冻僵的没有表情的脸。磨镜人资质平常,琢磨不透其中的深义。老磨镜人撒手人寰后,他去讨教隔壁的秦锁匠,锁匠说,镜子像人一样,需要好天气,天气好的时候你再出来接活就是了。他听了更加糊涂。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龟缩在一座废弃的旧粮仓里,靠平时积攒下来的一小堆铜钱度日,他每天二十次进入三根大石柱后面的地窖,像一位腰缠万贯的富人,一遍又一遍地清点他收集来的废旧镜子,这些镜子挂满了地窖的四壁。

北回的候鸟在杏树上落脚的那一天,他又回到旧护城河边,看老看桥人把吊桥缓缓地放下来,看每一张从右岸走过来的人的面孔。有时,人群中会出现几个样貌清新的少女,那是大户人家的婢女奉主人之命过桥来买东西。这样的少女点燃了他对右岸的一点朦胧的幻想。

磨镜人从来不曾去过右岸。自从老磨镜人在魏州城郊外的官道上把他捡回来,他就一直呆在左岸桥头。他腻烦这座桥,腻烦桥下的流水。不知道有多少次,他目睹司法官和刑吏从这座桥上把那些披枷戴梏,双手加桎的赭衣人押到左岸的刑场去喂乌鸦,其中有些人罪该万死,有些人罪不该死。他认识的人中间,就有好几个给这右岸来的死亡给掳走了。右岸的寒栗的利刃似乎一直悬在他的头上。每逢大旱之年,他身边的这条被废弃的护城河就会缩小身子,直至变成一条干河,一条死河。白天,这条见过太多的刀兵剑刃的河流露出了黝黑而肮脏的裸体,夜里,一阵阵水声从河里清晰地传来,却不见有水流过。“这是血和盔甲在哭泣,”老磨镜人曾对他说,并告诫他永远不要到右岸去,也不要朝那个方向看。可是他觉得,他最好还是做个意志薄弱的人,这样他就会抑制不住看的欲望。他对右岸人充满了好奇,如果主顾是个右岸人,他的镜子